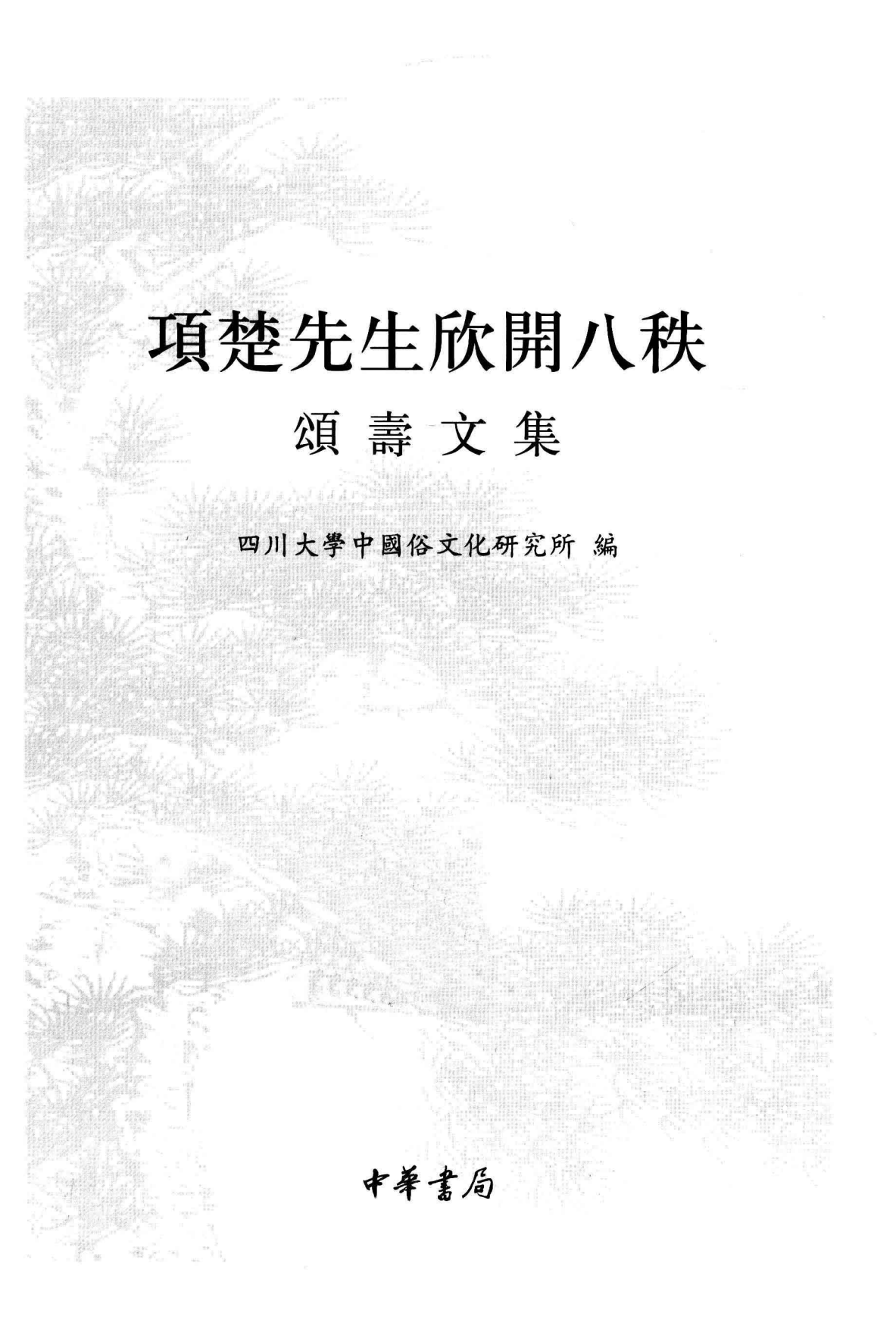


項楚先生欣開八秩

頌壽文集

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 編

中華書局



項楚先生欣開八秩 頌壽文集

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 編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項楚先生欣開八秩頌壽文集/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編. —北京:中華書局,2012.9

ISBN 978 - 7 - 101 - 08815 - 1

I. 項… II. 四… III. 社會科學 - 文集 IV. C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167110 號

-
- 書 名 項楚先生欣開八秩頌壽文集
編 者 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
責任編輯 俞國林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規 格 開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印張 62 插頁 3 字數 800 千字
印 數 1 - 800 冊
國際書號 ISBN 978 - 7 - 101 - 08815 - 1
定 價 280.00 元
-

編輯委員會(按姓氏筆畫爲序)：

王小盾 朱慶之 周裕鍇 康保成 張涌泉 蔣宗福
鄭炳林 譚 偉

在第三屆中國俗文化國際研討會暨項楚教授七十華誕學術討論會上的講話(代前言)

周裕鍇

尊敬的女士們、先生們，大家好！

今天是我的恩師著名的敦煌學家、文獻學家、語言學家和文學史家項楚教授七十華誕慶典的日子，我有機會代表各位師兄弟姐妹講幾句話，感到非常榮幸和高興。

我和項楚師的師生之緣始於二十七年前，那時我在川大中文系讀唐宋文學研究生，師從成善楷教授，選修了項楚師的敦煌文學課。當年項楚師還是川大的中青年教師，但我們已聽到他很多的傳奇，其中最著名的是遍讀《大藏經》的故事，還聽到著名語言學家張永言、趙振鐸教授對他的高度讚賞。可惜，那時我學敦煌文學純粹是混學分，渾渾噩噩。直到十五年前，年屆不惑，才開始師從項楚師攻讀博士學位。在項楚師的指導下，讀敦煌變文、寒山詩，驚歎老師學問的博大精深，不由得產生“從公已覺十年遲”之感。舊式牛津大學教授常把學生單獨叫到書房交談，邊談邊抽雪茄煙，據說學生的學問就是這樣“薰陶”出來的。我們的課與之相似，不在教室，而是在項楚師客廳餐桌旁進行，冠者二三人，圍桌而坐，聽老師傳道授業解惑。在此，我體會到什麼叫薰陶，什麼叫如坐春風，什麼叫醍醐灌頂。

項楚師常常給我們講“蜀學”傳統，這是四川老一輩學者優良的治學傳統，其基本治學路徑和精神就是以熟參四部典籍為基礎，以精於校勘考據為手段，以確解作品本義為目的，也就是乾嘉學者所說“由文字聲音訓詁而得義理之真”。不過，在我看來，項楚師已超越了這一傳統的藩籬，因為舊的“蜀學”傳統難免有兩個偏見，一是不太重視佛教對於中國學術文化的意義，二是不太重視俗文化的研究價值。而其忽視的兩點，乃是海通以來中國學術發展的新動向。項楚師超越乾嘉諸老之處正在於此。在“文革”後學術重興的時期，他得風氣之先，不僅熔語言、文學、宗教於一爐，而且致力於傳統學術甚少注意的俗文學、俗語言、俗信仰領域，將注意力轉向非中心、邊緣、民間和草根。他在佛教文學研

究方面取得豐富的實績，開創了系統而大量運用佛教文獻進行中古漢語詞彙研究的先河，尤其在敦煌俗文學文本的精確閱讀研究方面令人歎為觀止，並由此而享譽國際學壇。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項楚師建立了可稱之為“新蜀學”的學術範式，這就是在堅持“由文字聲音訓詁而得義理之真”的基礎上，提倡多學科、跨學科的綜合研究以及國際學術前沿領域的開拓與對話。他的一系列著作如《敦煌文學叢考》、《敦煌變文選注》、《王梵志詩校注》、《敦煌詩歌導論》、《寒山詩注》、《柱馬屋存稿》等，可視為“新蜀學”學術範式的經典代表作。也正是這種實事求是的考證方法與融會貫通的宏通視野相結合，使他在敦煌文學這一需要多學科綜合知識的領域能做到木秀於林。如果說錢鍾書先生的融會貫通更多的是中西精英文化的打通的話，那麼項楚師則傾向於精英文化和民間文化的打通，其學術范式的意義自不待言。

二十多年來，項楚師言傳身教，一直以“新蜀學”的理念和範式指導學生，為國家培養了一大批敦煌學、佛學、俗文學、俗語言學、文獻學方面的專門人才，我們的師兄弟中，湧現出不少學術造詣精深的優秀學者，在文字學、佛教語言文獻、佛教文學、歷史學、海外漢學方面多有開拓。項楚師並以此“新蜀學”理念組建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接納了國內更多的中青年學者參與基地科研工作，從事學術交流，形成了中國學術界頗富特色的一支研究團隊。

一日為師，終生為父。這十多年來，項楚師一直關心我的學術成長，並以他的“新蜀學”治學理念與學術範式使我終生受益。雖然，由於個人愛好和興趣的原因，我博士畢業後沒有繼續從事敦煌文學的研究，但是項楚師的學術理念和精神已深深融入我的血液，現在所從事的禪宗文學和語言的研究，都深受項楚師的影響。我想，其他的師兄弟姐妹，儘管研究的領域不完全與項楚師相同，但所受的教益應該都是一致的。

我和張涌泉等幾位年紀稍大的師兄弟，早已指導研究生，而我們過去畢業的學生中，現在已有不少成為研究生導師。在這幾代師生中，有一種治學傳統如薪火相傳，這就是力圖堅持音韻文字訓詁的訓練，堅持原典閱讀的訓練，堅持語言、文學、宗教等多學科交融，這種多學科、跨學科的交融，不是流於一種口號，而是始終建立在勤勤懇懇、踏踏實實的文獻研究中，建立在“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字空”的學術態度中。當然還有一種更重要的精神傳統，這就是項楚師身上特有的“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的氣質，也影響著大多數項門弟子。在國內學術界浮躁之風愈演愈烈的今天，令人欣慰的是，我的師兄弟姐妹們大抵保持了寧靜與淡泊的心態。大家都記得項楚師給我們講過的“月光童子”的故事，如何做到心如淨水，不藏瓦礫，排除外界一切干擾，這既是月光童子面臨的問題，也是我們今天學術研究面臨的問題。心如水定，這是一個很高的學術境界，有幸的

是,我們在項楚師身上看到了這種境界。由此,我們從內心感謝項楚師的言傳身教,並願意與在座學者們一起為堅守並擴大中國的學術淨土而努力。

值此項楚師七十華誕之時,我謹代表師兄弟姐妹說一聲,感謝老師培育之恩,並祝老師生日快樂,健康長壽!

謝謝大家!

2009 年 7 月 26 日

目 錄

文學與文獻

入乎其內，出乎其外

——項楚師的敦煌學研究 張涌泉(3)

敦煌文學與先秦文學的比較 伏俊璉(13)

試論佛經的口頭性及其對敦煌變文的影響 富世平(24)

敦煌出土文獻與河西及蒲昌海周邊地區地理環境演變 鄭炳林(36)

敦煌的唱導文學文獻

——以《佛說諸經雜緣喻因由記》為中心探討 荒見泰史(48)

敦煌本《前漢劉家太子傳》情節在平話與演義之運用 朱鳳玉(62)

《敦煌變文選注》續貂 張秉國(76)

王昭君變文考 金文京(83)

轉變人 高井龍(90)

一生蹭蹬誰人聞，聊借“祭驢”泄怨憤

——從敦煌寫本《祭驢文》談起 董志翹(98)

敦煌本《漁父歌滄浪賦》三題 趙俊波(109)

敦煌《蘇幕遮·五臺曲子》試考 湯 君(119)

唐人詩集的鈔本形態與作者蠡測

——敦煌寫本 S. 6234+P. 5007、P. 2672 綜考 榮新江(141)

敦煌佛教讚頌寫本敘錄

——法藏部分六種 徐 俊(159)

敦煌本《和菩薩戒文》的幾個問題 蔣宗福(177)

“法華經”的版本與流傳	秦丙坤(193)
四川省圖書館藏明槧《楚山紹琦禪師語錄》考	張子開(201)
宋末詩僧覺菴夢真及其《籟鳴集》小考	李 貴(219)
異邦風雅頌 新曲苦辛甘	
——《詩經》俄文翻譯探析	劉亞丁(225)
武王周公作雒原因考論	劉長東(233)
東晉高僧支曇諦及其賦研究	何廣棧(282)
論漢譯佛偈程式對中國中古詩歌的影響	孫尚勇(291)
論漢譯佛典之“本事”與影響	李小榮(302)
詩畫平等觀中的詩畫關係	
——圍繞“詩中有畫”說的若干問題	劉 石(318)
二十世紀初俗曲(時調)的“市井小民”之嘆	林仁昱(335)
唐代家範三種考論	羅 寧(356)
宋代《春秋》學的基本路向	李建軍(370)
陝西韓城宋墓壁畫考釋	康保成(381)
《龍圖公案》日譯本《通俗孝肅傳》的底本和《龍圖公案》的版本分類	阿部泰記(395)
越南“《嶺南逸史》疑案”釋疑	陳益源 林亭君(415)
談乾隆後期查繳的三種戲曲作品	丁淑梅(434)
鼓詞《楊文廣征南》考論	龔 敏(445)

語 言

漢語文白轉型與平民意識探論	徐時儀(461)
敦煌殘卷《中本起經》校讀札記	方一新(470)
敦煌變文疑難詞語考釋	楊小平(476)
《王梵志詩》“心下較些子”的解釋問題	汪維輝(483)
“連蹄”考	黃 英(495)
旅順博物館藏西域文書字詞考釋	王啟濤(498)
《神鳥賦》語詞考釋的總結與思考	蹤 凡(505)
佛經文獻中“國界”詞義考	顧滿林(514)

東漢樂府民歌中的佛教影響

- 古詞《善哉行》“來日大難,口燥唇乾”來源考 朱慶之(526)
- 中古譯經中虛詞“者”的兩種用法 宋文輝(542)
- “亂風”考
- 兼談“嵐”表“山林中的霧氣”義的來源 楊同軍(551)
- “當陽”新解
- 從“當陽”一詞看佛教對中國文化的融攝 張先堂(556)
- 拴索·傀儡·鎖骨
- 關於一個獨特詞彙的宗教文化考察 周裕鍔(570)
- 禪籍新興詞義例釋 雷漢卿(580)
- 從《太平經》看漢代文獻中的“億”
- 兼談古代漢語數詞中的外來現象 俞理明(589)
- 東晉南朝道教上清經詞義瑣記 周作明(594)
- 王重陽語言口語化特徵蠡測 申喜萍(604)
- 《西蜀方言》“無字詞”零箋 杜曉莉(611)
- 《蘄春語》與四川方言 汪啟明 羅業愷(620)
- “聽”、“聞”、“嗅”語義歷時變化情況考察 焦毓梅(635)
- 唐五代筆記小說職官別稱雜記 譚 偉(643)
- 唐宋筆記待質詞語考釋四則 武建宇(651)
- 宋代一些文獻裏“去處”的用例 朴英綠(656)
- 明代筆記小說中婚喪類俗語詞例釋 黃宜鳳(668)

信仰與習俗

- 永平求法傳說與三教論衡 劉林魁(677)
- 白蛇傳:民間傳說的三教演繹 謝 謙(686)
- 東國文宗崔致遠與神仙思想 金白鉉(693)
- 北宋禪宗的“顧視”思想
- 以《林間錄》中的三條資料為中心 土屋太祐(705)
- 敦煌變文中的涅槃信仰 郭迎春(719)
- 數術在唐宋敦煌大眾生活中的意義 楊秀清(725)

入唐求法僧與維摩詰信仰的東傳	何劍平(756)
試論地藏菩薩“幽冥教主”地位的形成	尹 富(776)
明清時期俗信中的“樟柳神”	王寶紅(814)
痘疹與民間信仰	
——關於痘醫相術之宗教學考察	姜 生(822)
明代瓷器供養款所見江西商人信仰之探討	張富春(834)
問題與焦點	
——百年土地信仰史研究綜述	杜正乾(842)
《夷堅志》扶乩信仰初探	劉黎明(853)
堅牢地神考	羅 凌 李方春(864)
類、禡考	
——《詩經》軍旅祭典研究之一	王 政(874)
命·鬼神·祖先	
——中國上古三代人神關係論略	李小光(885)
淺析寶卷中的創世說	陸永峰(910)
驅儼與上梁一義之轉及其風俗之在國外	王三慶(926)
宋代宮廷習俗圈特徵初探	呂肖奐(937)
唐五代帝王誕節寺院活動與宮廷講經之管窺	鄭阿財(947)
“借書一癡,還書一癡”流變考	黃建寧(965)
生存策略、道德禁律與桃源夢想	
——清初遺民的避世隱居	李 瑄(971)

文學與文獻

人乎其內，出乎其外

——項楚師的敦煌學研究

張涌泉

浙江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項楚師是我國著名的敦煌學家、文獻學家、語言學家和文學史家。他的研究領域以敦煌學為核心，涵蓋了文學、語言學、文獻學和佛學等諸多方面，其中以對敦煌俗文學的研究居於世界領先地位而享譽國際學壇。作為一個敦煌學的研習者，項先生一直是我們青年學子心目中的一面旗幟。特別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有幸在項先生的身邊攻讀博士學位，耳濡目染，對項先生的學問人生有了更真切的瞭解。

—

項先生是浙江省永嘉縣人，1962年南開大學中文系畢業後考取四川大學中文系的研究生，從此開始了他的學術生涯。不過，他當時潛心研究的對象並不是敦煌俗文學，而是在我國封建社會文化高漲時期涌現的世界級的偉大詩人。十年“文革”，中斷了項先生的研究計劃，他先是被分配到軍墾農場勞動兩年，接著又當了十年中學教師。一個偶然的機會使他轉向了新的研究領域。1976年，項先生從中學借調到《漢語大字典》編寫組工作，具體任務是從《敦煌變文集》中摘取編寫字典所需要的例句。就這樣，他開始接觸到了本世紀初在敦煌藏經洞發現的大量唐五代通俗文學作品，如變文、歌辭、白話詩等，並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但不久以後他就發現，這些在當時由人民群眾所創作和喜愛的通俗文學作品，卻遠遠沒有為今天的人民群眾所欣賞和接受，就是專門的古典文學研究者中，也時時表現出對它們的隔膜和誤解。這主要是因為存在著如下三個障礙：一、原卷文字錯訛脫漏嚴重，俗別字多；二、使用了大量唐五代的口語辭彙；三、有大量描寫佛教題材或表現佛教思想的作品。這些障礙的存在，給敦煌通俗文學作品的校理帶來了特殊的困難。儘管敦煌遺書發現後的幾十年中，許多專家、學者對敦煌通俗文學作品進行了系統

的整理和研究,並出現了《敦煌變文集》、《王梵志詩校輯》、《敦煌歌辭總編》這樣一些集大成之作,但在文字的校勘、內容的詮釋、史實的考訂等諸方面都還存在著嚴重的問題。要使敦煌通俗文學作品的研究更趨深入並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從而真正為普通讀者所欣賞和接受,當務之急是要正確地掌握和理解基本的材料。有鑒於此,項先生開始把敦煌通俗文學的研究和敦煌語言文字的研究結合起來,並旁及歷史、宗教、民俗等等,先後發表了《敦煌寫本王梵志詩校注補正》(《中華文史論叢》1981年第4輯)、《王梵志詩校輯匡補》(《中華文史論叢》1985年第1輯;又《敦煌研究》總第4期,1985年)、《王梵志詩十一首辨偽》(《中華文史論叢》1986年第2輯)、《王梵志詩釋詞》(《中國語文》1986年第4期)、《敦煌變文語詞札記》(《四川大學學報》1981年第2期)、《敦煌變文字義析疑》(《中華文史論叢》1983年第1輯)、《〈伍子胥變文〉補校》(《文史》第17輯)、《變文字義零拾》(《中華文史論叢》1984年第2輯)、《敦煌變文詞語校釋商兌》(《中國語文》1985年第4期)、《〈敦煌變文集〉校記散錄》(《敦煌語言文學論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等一系列論文,為恢復敦煌文獻真貌、詮釋敦煌文獻真意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後來項先生又撰作了集大成的《王梵志詩校注》和《敦煌變文選注》。1987年,《王梵志詩校注》的初稿(約50萬字)在《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四輯上全文刊載(全書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於1991年正式出版),受到了海內外學術界的一致好評,被譽為是“王梵志詩校理方面的空前絕後工作”(《敦煌研究》1990年第2期)。日本著名的漢學權威入矢義高也由衷稱讚:“對其極周詳精審之至的注釋,我只能起久長的驚歎之感。”(《評〈王梵志詩校注〉》,日本《中國圖書》1991年第1期)日本佛教大學中原健二教授也說:“本書的最大特點可說是注解中的旁徵博引,其校勘的精確也證明作者的淵博學識,讀者會被本書引用的大量文獻所折服。尤其是作者自如地引用了佛教經典、《太平廣記》,乃至以變文為主的敦煌文獻,而且又皆中鵠的,不能不使人為作者的廣收博引而瞠目結舌。”(《評〈王梵志詩校注〉》,日本《中國圖書》1994年第6期;日本《俗語言研究》第3期,1996年6月)1990年2月,洋洋七十二萬言的《敦煌變文選注》出版以後^①,亦受到了海內外學術界的高度推崇。潘重規先生專門發表長文推薦《敦煌變文選注》,認為“其選擇之當,注釋之精,取材之富,不獨可供初學入門的津梁,也大大裨補了專家學者的闕失”,以致他“不能自己的逢人‘說項’”,“希望海內外讀者共同來細細品嘗”(《讀項著〈敦煌變文選注〉》,《敦煌學》第16輯)。德高望重的著名學者呂叔湘先生

^①2006年中華書局出版增訂本,篇幅增加了近一倍。以下引用該書皆據增訂本,不再一一注出。

也對《選注》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在和他的學生江藍生合寫的《評項楚〈敦煌變文選注〉》一文（載《中國語文》1990年第4期）中，認為這部書“校釋精詳”，“是繼蔣禮鴻先生《敦煌變文字義通釋》之後，又一部研究變文語言文字的重要著作”，“是目前敦煌變文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後來，項先生又陸續出版了《敦煌詩歌導論》（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年第1版；巴蜀書社2001年修訂本）、《敦煌歌辭總編匡補》（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5年版，巴蜀書社2000年修訂本）、《唐代白話詩派研究》（合作，巴蜀書社2005年）等多部高水平的學術著作，並獲1985年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年語言學家獎金一等獎（他是第一個獲得該獎一等獎的學者）、教育部全國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一等獎三次、三等獎一次）等多種學術大獎，毫無疑問地站在了敦煌語言文學研究的學術之巔，為祖國爭取了光榮。

二

如上所說，項先生在敦煌語言文學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世人矚目的卓越成就。具體說來，這些成就主要表現在如下兩個方面：

（一）恢復文獻真貌

我們知道，敦煌俗文學作品是以寫本（少數為刻本）的形式流傳下來的，用來記錄它們的是民間流行的通俗字體，其中頗有字典失載而艱於辨識者；同時由於屢經傳抄，訛、舛、衍、脫的情況也十分嚴重；而且還有許多殊異於今日的書寫特點。這些情況都給今天的校勘整理工作造成了特殊的困難。雖然許多專家學者已給變文、王梵志詩、歌辭等敦煌俗文學作品進行了初步的梳理和校訂，但沒有解決的問題仍很繁夥，而且往往由於理解上的偏差，又造成了一些新的錯誤。項先生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憑藉他那扎實的小學根柢，綜合運用對校、本校、他校、理校等校勘方法，廣徵博引，掃除了大量的障礙，在很大程度上恢復了敦煌文獻的真實面貌。經他梳理校訂後的變文、王梵志詩、歌辭等，往往群疑冰釋，怡然理順，使人有撥雲霧見青天之感。下面我們從三個方面舉例作些說明。

1. 校正了許多寫卷本身的錯誤

《敦煌變文集》卷六《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獄中罪人，生存在日，侵損常住，游泥伽藍，好用常住水果，盜常住柴薪。今日交伊手攀劍樹，支支節節皆零落處……”（原文

斷句有誤，此從蔣禮鴻校改讀如上）其中的“游泥”一詞，敦煌寫本原卷如此，其義頗為費解，乃敦煌變文校讀中的一大難點，蔣禮鴻先生把它收入“不能解釋”的《變文字義待質錄》，而疑“游泥”即曲子詞中“把人尤泥”的“尤泥”。項先生則謂“游泥”當作“淤泥”，“游”即“淤”字形訛。“淤”字亦作“污”。文中“淤（污）泥”與“侵損”對舉，用作動詞，“淤（污）泥伽藍”是說把寺院弄髒。佛教以污泥伽藍為惡業，死後當受罪報。佛典中每有污泥伽藍而受罪報的記載。^①這樣一校，原文的意思便順適無礙了。

又 P. 3418 號王梵志《有錢不造福》詩：“積十年調寧，知身得幾時？”前一句意不可通，法國戴密微《王梵志詩集》乃把這兩句校作：“積[作]千年調，寧知得幾時？”張錫厚《王梵志詩校輯》又校作：“莫積千年調，寧知得幾時？”項先生《王梵志詩校注》則校作：“貯積千年調，知身得幾時？”項先生云：“原文‘寧’字實為‘貯’字之譌，又應在句首，書手脫去，發覺後遂補書於句尾也。”^②相比之一，項校改動原文較少，又注意到了敦煌寫本添補脫字的通例，顯然是較為可信的。^③

2. 糾正了許多後人的誤錄誤校

《敦煌變文集》卷五《維摩詰經講經文》（S. 3872）：“如似盡（畫）瓶，用盛糞穢，忽然破裂，一改乖張。”徐震堦校云：“原校改‘盡’為‘畫’，非也。‘盡’乃‘淨’之同聲字。”項先生則云：“原校不誤，徐氏誤駁。‘畫瓶’之喻，佛經習見，如《般泥洹經》：‘彼好莊衣，譬如畫瓶，雖表彩色，中但屎尿。當知好女，皆盡畫瓶輩也。’末句‘改’字為‘段’字形訛，‘一段乖張’即一場乖張也。”^④按：項說極是。“盡”字原卷本作“𦉰”，實為“畫”的俗字。同卷：“顯名於鳳閣之中，畫影向麟臺之上。”“畫”原卷亦作“𦉰”。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四一《六波羅蜜多經》第六卷音義：“畫師，上胡卦反……經作畫，俗字也。《說文》作畫，從聿從田從一，正體字也。”可見“畫”是一個當時通行已久的俗字。又“改”原卷本作“𦉰”，實亦為“段”的俗字。同卷：“願決昏昏一段疑”，“段”字原卷作“𦉰”，可以比勘。可知作“盡”作“改”都是《敦煌變文集》的逡錄之誤。又考姚秦沙門竺佛念譯《出曜經》卷一七《惟念品第十六》：有一淫逸之人得道後不近女色，其婦不解，問其緣由，其夫乃“綵畫好瓶，成（盛）滿糞穢，牢蓋其口，香華芬熏。還至彼衆，告其婦曰：‘審愛我不？若愛我者，可

①《敦煌文學叢考》，第10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又《敦煌變文選注》，第892頁。

②《王梵志詩校注》，第694頁。

③“寧”字俗書作“寧”，而“貯”字古本作“宁”，“宁”“寧”形近易誤。又脫字添補於句末乃敦煌寫本的通例，如 S. 3728 號《故園鑒大師二十四孝押座文》：“志意順從同信佛，美言參問燒香勝。”後句當作“美言參問勝燒香”（P. 3361 卷正作“美言參問勝燒香”），原卷“勝”字亦為句中脫字添補於句末之例。

④《敦煌文學叢考》，第313頁。